



城市笔记

一个城市的记录者和他的态度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龚凌

如何生活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同样的，如何在城市里生活取决于对城市的态度。态度往往体现在称呼中。关于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，有各种各样的称呼，最常见的是上海，简称是沪或申，当然，还有魔都——让人又爱又恨的魔都，来了想逃离却再也割舍不下的魔都。

这样的情愫在全球每一座城市不断地发酵和上演。例如，“外省人”之于巴黎、异乡客之于伦敦，而流传最广的名言是：“如果想让她上天堂，就送她去纽约；如果想让她下地狱，就送她去纽约。”天堂和地狱，硬币的正反两面，互相对立而并存。

因此，无论媒体如何鼓噪“逃离北上广”，真正逃离的永远只是极少数。即便逃离者，也不过是从大一点的城市迁徙到小一点的城市。如同70后作家阿科所言：现时代，城市膨胀得无边无际，占据了宇宙中心，你已无法逃脱。就算上个网，你还要去豆瓣建阿尔法城，上新浪微博打理自己的城市。而《虚拟人生》，也是虚拟在城市里。

骨子里，我们都是城市人，每一天都在抛掷这枚硬币，然后摊开手心，看正面或反面。这是城市的魅惑。

魅惑总是会引来探究者。实际上，所有的城市都有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。

纽约有E.B·怀特，他用小说、书评、随笔和诗歌成功地写活了纽约，以至于当人们谈论纽约的时候谈论的经常是怀特的纽约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了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城市与记忆、城市与欲望、城市与符号。

城市观察者所记录下的文字、描绘的场景、摄取的影像、谱出的歌曲，我们可统称为“城市笔记”。

怀特说过：“每个人下笔，写的都是自己。”所以，城市笔记注定是个人化的、多样化的。它们建构了一座崭新的城市。但也因为写的是自己，才能引发其他人的共鸣。所以，城市笔记也注定具备“通感”。那个叫汪峰的男人在他的城市里欢笑和哭泣、活着和死去、迷惘和寻求，把《北京，北京》改成《上海，上海》《广州，广州》，也非常贴切。

魔都，自然也有自己的观察者和记录者。

年轻的作家和画家阿科，调查城市里的野猫，用奇异的想象力勾勒和讲述一个个城市“新物种”。这有点

像卡尔维诺，他描写的城市，是“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”。但这个看似不存在的梦想，来源于阿科对城市独到的观察和诠释，深入到了城市精神的细部。

城市笔记也可以更轻松可爱些。“弄堂三姐夫”黄石透过一只叫“咪咪噜”的猫咪的眼睛，用铅笔彩绘出他心目中外滩的昨天和今天。如今，他又带着咪咪噜从浦西一路逛到浦东。城市笔记还可以实用。普通的网友们就曾总结“扒窃高发区”，制作了《上海防扒地图》，类似的还有美食地图、约会地图、书店地图等等。当然，城市笔记的创作者，也少不了那些影像记录者。镜头里的上海，更显直观和色彩。

深刻与表层、紧张与机趣，在同一座城市里成长，在不同的城市笔记中得到呈现。这一切，都让人想起卡尔维诺那句话说得有点晦涩但很好的话：“把城市归类为幸福还是不幸福的是没有意义的。应该是另外两类：一类是历经沧海桑田而仍然让欲望决定面貌的城市，另一类是抹杀了欲望或者被欲望抹杀的城市。”